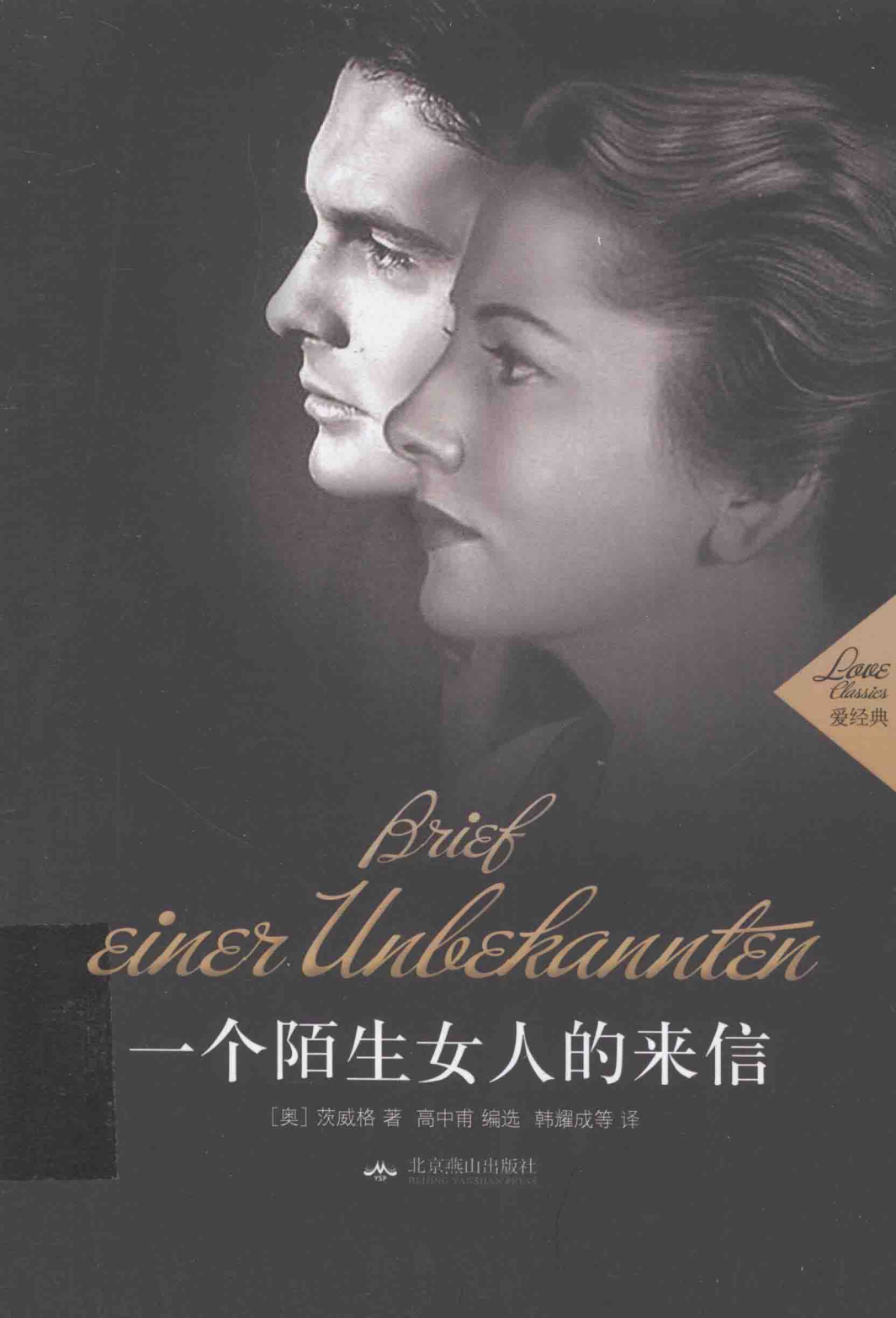




Love
Classics
爱经典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茨威格 著 高中甫 编选 韩耀成等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茨威格 著

高中甫 编选 韩耀成等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 高中甫编选, 韩耀成等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02-3301-3

I. ①一… II. ①茨… ②高… ③韩…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0104 号

Stefan Zweig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茨威格 著

高中甫 编选

韩耀成等 译

责任编辑 / 张红梅 张 芸

装帧设计 / 小 贾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60,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琼·芳登魅力永存的银幕形象

爱你，就对你守口如瓶

朱白 书评人、专栏作家，作品见《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南都周刊》、《新世纪周刊》等。

“痴情女子”的代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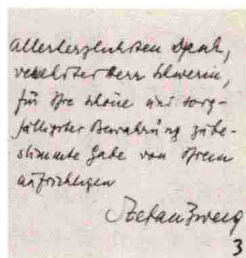
如果在文艺作品中排列出一份关于痴情女子的名单，“陌生女人”一定名列前茅。

从年少的偷窥、暗恋，到来来回回的数次重逢和相聚，直到爱子死去后一人走向生命的终点，“陌生女人”对男作家的爱



122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插图

3 茨威格手迹





1 茨威格在英国巴斯

2 茨威格与他的猎犬

堪称决绝。她没有因为自己的眷恋而产生占有欲，即便在怀上他孩子的情况下，仍选择一人孤寂地面对，只因不忍心破坏他自由放荡的生活，不愿让他背负一个父亲的负担，不愿让他在这一爱情上产生一丝累赘。她希望做一个对他无所求的女人，希望成为他所钟情过的女人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她不能容忍因她的出现使他光明、美好的生活发生任何变化，哪怕些微的。这甚至不适于被称之为一个爱情故事，因为总有一方被蒙在鼓里，这种莫名的遗忘令爱情少一种必须的元素。

肉体交欢、情投意合、明目张胆的爱与情后，男人对之彻底遗忘，一次又一次——这是这部小说的最迷人之处。男人与少女仿佛在两个时空中，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世界，不同的是，



1 茨威格的母亲

2 茨威格的父亲

3 茨威格和哥哥

少女知道这一切，男人则一无所知。肉体上的接触，也没能让女人拥有一种“得到”的快感，相反，她得到他的次数刚好等于她失去他的次数。万般巧合促成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这正是吸引我们的耸动之处。没有惊讶就没有艺术，想必当年茨威格在发现这个故事的核心时也一定惊讶于这种意象带来的美感。

茨威格作为文体大家，对各种文体的运用自然了然于胸。面对这样一个男女特殊情感交融的主题，他所选择的文体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何况茨威格所从事的文字工作向来针对的是大众。不为自己的意图设置障碍和为技术创新做任何实验，这是茨威格早就想清楚的事情。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本身的写法和创作意念，在世界文学史上并非特立独行，在写作技巧上也称不上开风气之先，但正是这种略显保守的写作方式，令其故事性优先呈现了出来。换言之，茨威格对此并非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式的“建立”或“立说”式的写作，他没有对写作技巧进行探索，而是用优雅的讲述方式，剥茧抽丝般地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毫无障碍地送到了读者面前。

读者在展开文字之时，也是破解这个谜团之时。

细节，细节，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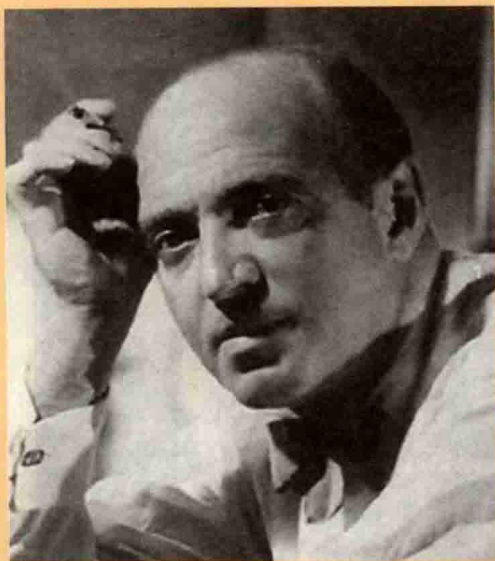
茨威格本人曾说：“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



奥菲尔斯版海报

最好地诠释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电影是美国环球影片公司一九四八年出品的由马克斯·奥菲尔斯导演的版本（旧译《巫山云》）。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被认为是“奥菲尔斯最伟大的作品，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但又同众多好莱坞影片相区别的美国电影”。

能拍好女性题材的导演必定是风格细腻的导演，奥菲尔斯就是这样一位导演。奥菲尔斯这样说道：“细节，细节，细节！最不起眼、最不易为人察觉的事物，往往是最有表现力、最能说明问题甚至是决定性的事物……一面撕破的手帕、修剪胡子的姿势或者手的动作能够比大段大段的文字描述表达更多的东西……”



1 “无国籍导演”奥菲尔斯

2 主演签名照

3 “答应我，你不会消失”

奥菲尔斯首先从一个男人的角度，领会了茨威格的创作动机，进而通过对细节的精确运用将一个对爱情充满无所顾忌力量的女人刻画了出来。通过奥菲尔斯的巧妙调整，影片的男主角由小说中的作家变成了音乐家，于是钢琴曲、音乐会、海报和剧院的偶遇便成为推进故事的有机情节和形象化的背景。奥菲尔斯说：“舞会、音乐、剧场包厢、香槟酒、制服、仆人——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都是空洞无物的。我们为观众展示这些乔装打扮起来的虚无事物，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为了表现趣闻逸事。”

整部影片的背景犹如一个精心构造的巨大幻觉，片中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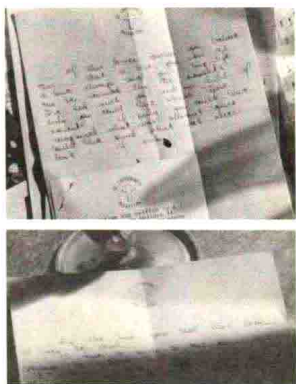
命运升降沉浮、悲欢离合、盈实空虚的独特影像结构同实物壅塞的影像与空荡的镜头形成了巨大反差，主人公的极度空虚与失落最终取代了幸福的幻觉。奥菲尔斯通过对比手法揭示了主人公的欲望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虚幻性。在奥菲尔斯看来，欲望如同转瞬即逝、虚无缥缈的肥皂泡，虽然缤纷绚烂、晶莹剔透，却空荡轻浮，在飘入空中的瞬间即意味着毁灭消逝的命运已经降临——这或许真的是茨威格当年写就这样一部小说的真实之意。

囿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电影技术，拍摄大多只能在棚内完成，但两位主演的精彩表演为影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琼·芳登扮演的女主角有着清纯的面容、哀婉的眼神和凄楚的神色，极好地还原了小说主人公的天真无邪及悲剧性的命运。将此片称为琼·芳登的影片也不为过，她本人也尤其喜欢这部电影；饰演男主角的演员路易斯·乔丹曾是法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

1 男主路易斯·乔丹

2 银幕内的琼·芳登与路易斯·乔丹





写给你的第一封信竟是我的遗书

影风流人物，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浑身散发出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主演过《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他将一个纨绔不羁、缺乏责任心的花花公子演绎得令人既爱又恨。无怪乎人们赞誉：“在所有关于宿命的爱的电影里，没有一部像该片一样刺穿人心。”

马克斯·奥菲尔斯传奇般的摄影机和成熟的敏感赋予这部一九四八年的影片永恒的魅力。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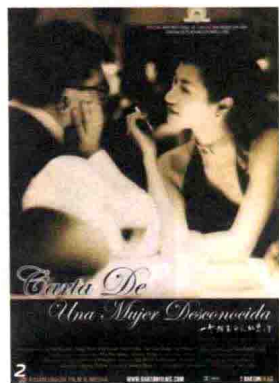


女性单爱主义

如果说奥菲尔斯的版本是热烈而不屈的，那么徐静蕾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则是压抑而卑微的。

二〇〇五年，徐静蕾将故事的发生地搬移到了一九四八年时的中国。一九四八年，是奥菲尔斯版的发行时间，这可以看成是徐静蕾寻找到的一个致敬点。

徐静蕾无意将故事在置换了发生地之后讲得更加圆滑合理，而只是固执地宣告自己的爱情理念——无怨无悔地爱着一个遗忘自己的男人。所以故事里女人对男人的爱恋，完全变成一个女性视角，袒露的则是一个女性对权力男性的意淫过程（一个在精神上完全统治她的男人，足以称得上权力本身）。并非要从个人私生活上来观察导演的二次创作，只是这种将故事变成一种单纯的精神迷恋的形式，只能让人想到坊间关于她与王朔的那



122 徐静蕾版海报

3 姜文一改过去片中强悍男人的形象

4 梦想中的文艺女神



- 1 你可知这插上去的花是我送你的
- 2 我的面容在变，但我的心一直未变
- 3 被你搂在怀里，就是我的梦



些故事。

徐静蕾并非没有能力将自己看重的故事搬上银幕，而是她过于相信自己的感性。作为一个文艺女青年，她只需宣泄自己的情操和感情即可，至于观众是否从她对作家的一往情深里看出什么必然理由和非此不可的情绪，则一点都不重要。

一段少女初爱的造作之情，在徐静蕾的演绎下，变成了一种双脚离地般的凌空蹈虚，在故事的逻辑层面丧失了说服力，又使一段略带伤感的浪漫故事，变成了文艺女青年心底的一股自怨自怜的意淫之情，成了一个只有自己知晓和领会的爱情故事。

另外，如何解决原著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是个问题，通过画面来阐释一个女人的心理境况，既考验导演手法，也检测编剧对此的自我阐释。徐静蕾的这部电影，只是将心理描写转换成旁白，这种处理手法未免单调和草率。

给爱以诚实理由的作家

读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人们的脑海中不免会闪过这样的念头：莫非茨威格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否则，一个男人何以把女性的心理刻画得那样准确、深刻、细腻。作家R和茨威格确有一些枝节上的相似之处，如R住的房子和茨威格在维也纳科赫胡同的寓所相似；作家R和写作这篇小说的茨威格恰好都是四十一岁。虽然作家R身上有与茨威格本人相似的特点，但并非就能认定其中的感情态度与茨威格本人一致。



1 茨威格与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

2 茨威格与第二任妻子夏洛特·阿尔特曼

可以肯定的是，这篇小说的确含有作者自传的成分。茨威格曾经收到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信中温婉的语气、缠绵的情思，打动了茨威格的心弦。这个“陌生女人”闯进了茨威格自由无羁的感情生活，用自尊自爱、善解人意、高雅聪慧征服了桀骜不驯的茨威格，成为他的夫人，她就是女作家弗里德里克。作为第一任夫人的她对茨威格相当纵容，女读者写给茨威格的露骨情书也由她来整理。期间茨威格在巴黎与玛赛尔结识，并堕入肉欲的狂欢中，但他当时也离不开在精神和心灵上给予其巨大慰藉的弗里德里克。正是这两段感情，以及双方对茨威格的巨大包容和无怨，令其写作并出版了小说集《马来狂人》，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当属《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流亡伦敦后，弗里德里克亲自为茨威格找来一位秘书——流

亡的犹太少女夏洛特·阿尔特曼。夫妻两地分居，而茨威格与阿尔特曼的感情与日俱增，后来两人结婚。

虽然茨威格一生有过太多狂放的激情时刻，但仍是一个看上去有风度有节制的传统文人。与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不同，海明威钟情于英雄主义和战争，菲茨杰拉德将笔尖对准了内心不断膨胀、物欲横流的人类文明生活，《永别了，武器》、《了不起的盖茨比》便是他们观望世界之后的态度。作为欧洲作家的茨威格，在相当程度上维系着欧洲传统式的绅士作风，也许文笔和思维不够先锋时髦，但文字中身着贵气的优雅随处可见。

这从他的其他爱情小说中也能看出。在《一个女人一生中

1 1934年，茨威格与友人在萨尔茨堡艺术节

2 茨威格夫妇与两个女儿在萨尔茨堡的家中

3 茨威格与发行商

4 茨威格与赫胥黎

